



● 著者：张 健

海 恋

7.5
4



● 北岳文艺出版社 ●

海 恋

张 健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解放路46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晋城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72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册

*

ISBN 7-5378-0227-0

I·234 定价: 2.80元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争议.....	(12)
第二章 风雨同舟.....	(26)
第三章 “干住屋”	(44)
第四章 “你可真够大胆的!”	(64)
第五章 电波引起的风波.....	(78)
第六章 航行灯又亮了.....	(96)
第七章 两张纸条.....	(114)
第八章 一对怪船.....	(134)
第九章 章鱼带来的信息.....	(152)
第十章 雾海遇盗.....	(169)
第十一章 喧闹的渔港.....	(186)
第十二章 喜相逢.....	(209)
第十三章 叛逃.....	(226)
第十四章 火海救生.....	(235)

楔 子

沧海桑田，瞬息万变。不知从远古哪个世纪伊始，烟波浩渺的黄海之滨，一篷层峦叠嶂、色彩斑斓的古老华岗礁岩，捧挟着沃沙肥土，悄然冒出水面，形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岛。

造物主又大显神通，漂浮在汪洋中的小岛，承阳光经雨露，几度春秋，百草齐发，林木丛生，披上了一层惹人注目的绿装。海岛虽小，方园不过十数华里，形状却十分奇特：东西长南北短，两端尖尖，酷似一片柳叶，荡漾于万顷碧波之中。因而，过往船只，远近百姓，便把这岛唤作柳叶岛。

柳叶岛常年晨雾缭绕，晚霞掩映，若非晴朗天气，难见庐山真面。如风平浪静，有幸近前，那山禽水鸟的啁啾鸣啭，似支支幽雅乐曲，抑抑扬扬送进耳膜，那沁人肺腑的浓郁花香，飘然而至，那高挂枝头的累累硕果，会使人馋涎欲滴……

许是人们舍不得轻易惊扰这蜃楼海市般的宝地？直至明末清初，这小小的柳叶岛，方始有了人间烟火。

说来也巧，最早登上柳叶岛的居民，居然也姓柳。这柳姓一家，祖籍远离黄海的沂蒙山区，世代代靠租佃庄主的土地，耕种生活。时值乾隆十九年，冀鲁一带遇上百年不见的

大旱，千里沃野，颗粒不收，更何况贫瘠的山地。天灾加入人祸，佃户们饿断枯肠。年过半百的柳三老汉，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跺跺脚，携儿带女，离乡背井，一路乞讨来到黄河岸边。听人说，大海中间有个无官无民、土地肥沃的小岛，便求告一条过路的船只，将一家老小带上了柳叶岛。

柳姓一家上得岛来，确似到了人世罕见的“桃花源”。长幼协力，开荒种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倒也过上了足以温饱的安生日子。

冬去春来，韶光易逝。一晃，百多年过去了，柳姓一家，在这柳叶岛的东端，形成了个小小的村落。十几户人家，星罗棋布，分散住在几处依山傍海、绿树成荫的峪沟里。依姓氏定村名，这小小村落就叫做“柳家沟”，或简称“柳沟”。

柳家沟近在海边，离礁岸滩头不过半里路，可谓出门迎大海，坐卧听涛声，赶上大潮水，海浪都能泼到炕头上，可是，生活在这里的柳姓老小，却不识“海性”，个个都是“旱鸭子”，地地道道的庄稼汉。既不会驾船出海，也不懂织网捕鱼，只是按着廿四个节气，春种秋收，向土地要吃穿。虽不得珍馐美味、绫罗绸缎，可一日三餐，粗衣布装，总归是可以得到的。这些世代植根巉岩谷峪的山里人，喜于墨守成规，乐于安安稳稳。久而久之，也就没谁肯于冒尖儿去那变化莫测、光怪陆离的大海里无端招惹是非，担些多余的风险了。

这个习俗久而因延相续，直到二十世纪初，“民国”兴起，“科学”之风吹进这偏僻的海岛，才有廖廖无几的初生犊儿、馋嘴婆娘，大着胆儿，趁着潮水跃落，绾起裤角，偷偷去那海滩、礁棚里，捡拾些蛤蜊、蛏子、毛虾、小蟹，见见奇，尝尝鲜。即使如此，一旦被那些头顶上还留着发辫的遗老

们得知，便也要被骂得狗血淋头……

人类社会，终于以其不可逆转的步伐，进入了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

一个月黑风高、浪大流激的深秋之夜。万簌俱寂的柳叶岛西端，一叶沉浮漂摇的小舟，从茫茫无际的大海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载来了一老一小。

从此，柳叶岛不再是柳姓一家的天下，而又多了一户新居民。这户新居民，复姓东门，那老者已年近花甲，单名一个“龙”字。那小的则刚满周岁，大名叫“永生”，乳名唤作“海牛”，是东门龙的孙儿。这祖孙俩，将丈多长的一条舢板权作宿处，白日里，爷爷撑船撒网，在岛子的近海捕鱼捉虾，到夜晚，便寄居船上，祖孙俩相依为命。

柳叶岛虽小，东西两端却也相距十几里。岛上既无通达道路，又无代步车骑，遥居东端的柳家沟的居民们更是深居简出。很长时间里，竟不知岛上来了生人。

一次偶然的机，却连起了这两姓之家。

时值农闲季节，柳叶岛的开发者柳三老汉的嫡系长孙柳继祖，为追捕一只打伤的野兔，满山遍野地混跑。不觉竟从岛东追到了岛西。

柳继祖一手拎着俘获的猎物，一手高搭亮棚，伫立在峭壁悬崖上，尽兴观赏着眼前的山光水色。无意中，发现了泊靠在岸边的一条小小舢板和离舢板不远，低头坐着的东门老人……

极少与外界接触的柳继祖，好奇心切。手拽枯枝藤条，三步两脚奔下崖底。

此时的东门祖孙，登上了柳叶岛已一月有余了。直到此刻，才听到人的脚步声，闻到了人的气息。

东门老汉正端坐在一块犴礅的卵石上，双手搓捻着绳索。突见有人走来，忙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定目审视对方。只见来者，一身简朴的粗布衣裤，一脸的敦厚善良，那炯炯的眼神里，虽闪现着惊异、疑惑，却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亲近、好奇。东门龙舒展浓眉，微露笑容，操着一口东北腔，问道：

“老乡，干啥来着？哪疙瘩歇腿？”

对方只是茫然而立，无语以答，

东门龙情知对方听不懂他的“关东话”，随之一阵自我解嘲的爽声大笑，指指身旁一块平坦的礁石，让来者坐下，又重新问道：

“小伙子，我是问你家住哪里，啥时来到岛上？”

柳继祖扔下野兔，就石落坐，毫不犹豫地回答：

“俺老家山东兖州府沂州县，听爹说，百多年前跟俺老爹爹进岛的。”

“噢？如此说，咱们还真是老乡哩！请问，尊姓、大名？”

“俺姓柳，叫柳继祖。今后，你老叫俺小柳吧。”

相互通过姓名，东门龙恳切地告诉了柳继祖：二百年前，东门先人也是祖居山东济南府济阳县。据说，有一年黄河决口，先辈们躲水祸，闯关东。辗转奔波，最后定居在辽东半岛一个名叫“龙须湾”的渔村。从此祖祖辈辈、代代相传，一年到头，风里钻浪里滚，靠着赶海下网为生。

心有灵犀一点通。苦难的家世，使这异姓同乡、老少两代心心相通，情感交流了。

憨直的柳继祖，又问起祖孙为何来到柳叶岛。

原来，那龙须湾是个地势险要、海产丰富的大渔村。离县城鳌山卫，不过二十华里的路程。从四十年代初期，便被侵华日军统治着，龙须湾的渔民，不仅遭受着当地“海财主”的残酷剥削，而且也断不了遭受日寇铁蹄蹂躏。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面临失败命运的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所谓“海防”，派出精锐师团驻守鳌山卫。为首的鬼子军官名叫“东门大佐”，是个杀人如麻的魔鬼。在龙须湾，有个人称“陈四虎”的头号渔霸，鬼子一来，便为虎作伥，当上了维持会长。陈四虎知道遥距龙须湾二百海里的卧鲨洋，盛产名贵鱼种“红加吉”。这红加吉赤鳞金鳍，汤鲜肉美，稀世珍馐，古为“贡品”。只是它不仅产量微少，而且捕捞极为不易。因为它潜居海底，不遇风浪天气，从不“起水”觅食。加之那卧鲨洋一带噬人恶鲨结队成群，稍为不慎，就会葬身鱼腹。所以，自古以来便有“一斤加吉一两银，十斤加吉半条命”的说法。

为了讨好鳌山卫的新任“长官”，陈四虎限令龙须湾的渔户，强闯卧鲨洋，七天之内捕回红加吉。

然而，七天的限期过去了，却怎么也见不到那捕捞红加吉的渔船返航。

东门龙的独生儿子东门见喜，就是这次被抓去的年轻渔工之一。

强闯卧鲨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悲愤笼罩着龙须湾。摊上事的几家渔户，哭天嚎地，伤痛欲绝。东门家更是祸不单行，见喜媳妇失去丈夫，哭成泪人，“头七”没过，便满怀愁怨爬上湾北“望天崖”，投海自尽了。撇下个刚满周岁

的小海牛，只知道拽着爷爷的衣襟碰头打滚。

东门老汉的心碎了。他真想抱起孙孙，跳进大海，随儿子、儿媳而去，了却这坎坷的一生。可转念一想，自己一死，倒也罢了，拽上个未成人的孙孙，岂不断了东门家的香烟……难道世界之大，真就没有东门一姓立锥之地？就为着这唯一的生存欲望，他补缀起破碎的渔网，整修好搁置的橹篙，趁着黎明前黑暗的一刻，唤醒孙孙，手握鱼叉、身背渔具，去海湾里解下渔霸家一条舢板，踏浪迎风，奔上了柳叶岛……

“爷爷，爷爷！”

在舢板前独自玩耍的一个孩子一声亲昵的呼唤，截断了东门老人的话语。

勿需多问，柳继祖便知眼前这孩子定是苦命的小海牛。

东门老汉走过去，爱抚地摸着孩子的头说：

“快，牛儿，叫柳叔叔！”

小海牛腼腆地望着天上降下的“柳叔叔”，亲热地叫了一声。

夕阳西沉。东门老汉在碎石砌起的锅灶里添上水，续上了柴，可是，从龙须湾带来的米粮，早已吃光，只好悄没声摸出几条半干不湿的偏口鱼和两只刚捉到的海蟹，放进锅里。

没米下锅，柳继祖看在眼里，他急火火地抓过打来的野兔，剥皮开膛，去毛净血，麻俐地寻来几根树枝，支架起来。霎时间，静寂荒凉的海湾旁，飘散起浓烈的香味儿。

东门老汉晃晃带来的酒葫芦，还有些烧酒，俩人便一递一地畅饮起来。

当晚，柳继祖匆匆赶回柳家沟，会同本家几位热情的叔侄，灯笼火把，肩扛车推，送来了粮草、被褥、日用杂物。

过了几天，柳家沟的乡亲们又趁着好天，伐树拓坯，在海湾滩头的山半坡上，盖起了两间草屋。从此，东门祖孙便在柳叶岛定居下来。

大海的赐予是慷慨的。东门老汉熟谙渔业，张钩钓鱼、撒网捕虾，得来的鲜货，除了自己食用，积攒多了，便装上舢板，扯起篷帆，经三十里海路，运到离柳叶岛最近的大陆集镇——杨家山前去变卖，换回些粮油、衣着。

东门祖孙的生活日渐好转，并未忘情于困苦时帮衬过他们的柳家沟的乡亲。东门老汉知道柳家沟的老老少少，守着大海，吃不到海货。便不只逢年过节为柳家沟家家户户送鱼送虾，平素里，也隔三差五、绕上十几里海路，把新捕到的鲛鱼、血鳞、青虾、活蟹，拣些又肥又大的，摇着舢板送过去。而柳家沟的父老乡亲，也从没拿远居岛西、单门独户的东门祖孙当外人。四时八节，春夏秋冬，摘了桃梨送桃梨，割了韭菜送韭菜，应时鲜果蔬菜，源源不断。尤其是柳继祖知道东门老汉风里来浪里去的，喜爱喝几口“老烧”，便亲手开了半亩生荒，从岛外讨换来上好的高粱种，酿出了醇香曲酒，按时灌满老人的酒葫芦。

东门祖孙来到柳叶岛的第二年春天，两姓之家又结了“干亲”。成家已经四年一直没有后继的柳继祖，为此添了许多愁肠。东门老汉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便拣了个黄道吉日，备齐猪羊之物、点心、粉丝，给小海牛穿戴一新，摇船来到柳家沟。让小海牛对着柳继祖跪地磕了响头，拜了“干爹”。

岛里虽是如此安安生生，岛外却是另一番天地。

日本鬼子虽然战败投降了，可又来了作威作福的“刮民

党”，抓兵拉伕，强差硬派，照样儿逼迫得穷苦人家没法度日，四处逃生。单说这柳叶岛，自从东门祖孙逃来之后，不到两年的时光，便接二连三地涌来了十几户被迫逃难的渔家。

尤为出人意料的是，在一个海雾迷蒙，寒风飒飒的黎明，竟连龙须湾渔霸陈四虎的管家刘三，也拖儿带女来到了柳叶岛。

当时，东门老汉正准备带着海牛登船出海，影影绰绰见一只不大的渔船，东一摇西一晃地闯进了海湾。靠上岸来，才认出是麻脸刘三。老汉心里格咚一声：真是冤家路窄！莫非这家伙跟了来，要找什么碴子？可是，再看看刘三那满面愁容，一身空酸，却又不象。尤其他身后那两个几乎与小海牛一般大小的男孩，衣衫单薄，冻得嗦嗦发抖，更使老人有些莫名其妙。

此刻，刘三也认出了东门老汉，慌忙弯腰曲背，面带惭愧地摘掉那顶破皱不堪的旧礼帽？惊讶地说：

“啊呀，这不是东门大叔吗？真不知你老在……在这呐！”

见东门老汉仍是阴着脸，并无冰融霜解的样子，刘三又窘迫地转身招唤着两个男孩，求助似地：

“来来，大宝、二宝，快来见过你龙爷爷。往后，咱爷儿们就全靠你龙爷爷待承了。”

两个冻得小脸发紫的孩子，慌慌地齐声喊道“龙爷爷！”

见此情状，东门老汉便止不住怜悯心起。海也不出了，把刘三一家四口领回家，酒饭款待，暂作歇息。

在与刘三交谈中，东门老汉才知道，好端端一个龙须

湾，如今已被驻防的国民党兵痞、特务，折腾得墙倒屋塌，破败不堪。大凡年轻力壮的渔工，都被抓了兵，大小渔船全被征去军用。就连自荐当了保长的陈四虎也在劫难逃，说他“报效不力”，私通“共匪”，抓到鳌山卫当众枪决了。管家刘三自觉不妙，看灾祸将要临头。听人说，离龙须湾百多海里有个柳叶岛，倒是世外桃源。便花钱买了条小风船，任那风吹浪打，随波逐流。在茫茫大海上漂荡了两天两夜，总算奔上了活命的柳叶岛……

僻静的海湾，兴旺了起来。逃难渔户带来的风船、舢板，大大小小数十只，港湾滩头，桅樯林立。崖顶、坡下，渔舍四起，鸡鸣狗吠，人迹不断。柳叶小岛的西端，眨眼间，出现了个飘散着鱼腥、晾晒着鱼网的小小渔村。

来自四面八方的渔民，虽系杂姓相聚，脾性各异，然而约定成俗，总得有个“尊长”，起个村名。

渔户们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到东门老汉身上。这不仅因为老人是这片海湾的“首户”，更因为他的敦厚、诚挚、热忱。每当一户逃难迁徙进岛的渔家，不论你是姓张姓李，年幼年长，不等船只拢岸，便带着孙孙迎上前去，嘘嘘问暖，帮扶着打墙砌灶，修船补网，使你在这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异地，欢欢快快安居下来。因此勿需谁来委任，老汉成了当之无愧的“尊长”。至于村名，大伙见东门老汉的两间草屋，建在个高高的岗子上，视野开阔，不仅过往行船以此为航海标记，不少后到的渔户，也是奔着这两间草屋来的，便异口同声愿将自己的村名唤作“东门屋子”。

从此，一座小小的柳叶岛，东端有个以农为生的柳家

沟，西端又有了个以渔为业的东门屋子，攀亲的攀亲，交友的交友。你来我往，和和顺顺，虽相距遥远，各操一业，却相亲相近，近在咫尺。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〇年春天，为了巩固海防，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军的一个连队登上了柳叶岛。

三十八岁的指导员沈清川带着通讯员，住在老村长东门龙家里。俩人虽说年令相差廿几个寒暑，但却一见如故。原籍江西的“沈指导”，亲切、和蔼地称呼着“龙老爹”，帮祖孙担水、砍柴、捻线织网，学会了不少渔家营生。灯前、月下，“老村长”从“沈指导”的侃侃谈论中也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东门老汉返老还童了。他剃去了飘洒在胸前的银须，带领着东门屋子的全体渔户，开山凿石，就地取材，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光，便用那质地坚细的“雪里青”华岗岩石，在村前的海湾边，垒起了一座石码头。从此东门屋子的渔户们，再也不用为停船靠岸焦心担虑了。

新的生活，带来新的气象。新建的东门渔港，呈现着一片繁荣、昌盛。村子里一位善唱渔歌的老渔工，便时常在晚霞西照，晨光升起的时刻，蹲坐在码头上，拍打着怀中的渔鼓，激情盎然地唱道：

东门港，东门港，
东门美名天下扬。
过往行船停一停哟，
看看俺东门屋子好风光。
人说蓬莱景色美，

俺道东门胜仙乡。
白日里，绿水青山绕翡翠，
星光下，天降明珠照汪洋。
云雾起处锁宝地，
浪花丛里打鱼忙！

东门港，东门港，
东门珍藏传四方。
过往行船留一留哟，
看看俺东门屋子多富有。
东海龙王家万贯，
比不过东门。
船儿摇，虾兵蟹将齐让道，
网儿撒，金山银山满码头。
笑看大海献万宝，
喜得渔家乐悠悠！

第一章 争 议

掌灯时分，东门老汉才气喘吁吁赶到桑树台。

别看老汉登上这柳叶岛，已经十几个年头了，他还是第一次爬上高高的桑树台。早些年，忙这忙那，哪有闲心来登高远眺。

夕阳辉映着山山水水，当老汉登上居高临下的台子顶时，放眼望去，才顿感心旷神怡。原来柳叶岛还有这么一处胜境！他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也硬朗了许多。他喜爱大海，喜爱群山，更喜爱那些早出晚归的点点白帆。他喜爱柳叶岛的一切……，可是，当他一眼望见离他不远的几间孤零零、灰不溜秋的瓦房时，他那舒展开来的心胸，却又骤然紧缩了起来。随即，升起一阵说不出的怨怅，愤懑，酸楚……

一个月前，“老村长”东门龙突然接到上级指示：随着“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决定柳叶岛的东门港渔业生产合作社和柳家沟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红岛人民公社”。东门老汉被指名为公社社长兼党委副书记。

不久，东门老汉又带领着东门屋子的全体渔户，敲锣打鼓，迎来了县委新任命的公社党委书记沈清川。旧友重逢，分外亲热。他把当年的“沈指导”和两位一同来的公社干部领回家，蒸上两条干鲛鱼，拌了一碟海蜇白菜丝，烫壶老烧，

一为“接风”，二来叙旧，促膝坐在暖煦煦的热炕头上，畅谈起来。

一晃十数年，沈清川虽然双鬓添了些白发，但那精神头儿仍不减当年。只是谈起话来慢吞吞地，拖腔拉调，使老汉感得有些异样。闲谈中，沈清川告诉东门老汉，五二年他从柳叶岛转业到了地方，回老家景德镇，会了会亲友。返回鳌山卫，先是在县委组织部当干事，后来又调到县“工办”当主任。直到五八年“大跃进”，号召干部“支援农业”，他才主动要求重返柳叶岛。

“龙老爹，”新任书记还是这样称呼东门老汉，“说真的，我对柳叶岛是有感情的。不只对你、对东门屋子，对柳家沟，我也是时刻放在心上的。我不能眼看着旧日的乡亲，在新的的大好形势下掉队，落伍……”

沈清川的话语里，洋溢着旧情新谊，东门老汉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着，沈清川又告诉老汉，在他接到县委的任命之后，曾到县里的有关单位，了解过柳叶岛的情况。据说，柳家沟这两年的农业上得还挺快，放过“卫星”，受过奖励；东门屋子的渔业生产，一向搞得不错，只是这半年来，很少汇报，情况不甚了解……说到这里，他抬眼看了看东门老汉，见老人面有难色，想开口说话，便有意岔开道：

“所以，我这次和老于、小鞠——”说着，他指指坐在炕沿上的两位同来的干部，“到柳叶岛，先去柳家沟看了看，听了听汇报，果然不错。虽然还存在些问题，但总的势头儿是好的，有股子干社会主义的劲头儿。所以，我就想，东门屋子是老先进，定准也错不了。因此，下午，我们便马不停

蹄地赶来了。”

说话间，天已黑过多时。东门老汉打发孙子永生领着新来的两个干部去老渔工谷四海家过宿了。留下沈清川，又泡上壶热茶，蹲在炕头上，想跟新来的领导啦呱啦呱。他心里憋着许多话要说的。可是，灯影里望望沈清川，一脸的倦容，麻打着眼皮，时不时打着哈欠。想来是奔波一天累乏了，便摊开铺盖，各自早早歇息。

第二天清早起来，沈清川一面慢条斯理的刷牙洗脸，一面催促东门老汉快些找人收拾一下办公室，要召开公社成立后的第一次党委会。说是昨天在柳家沟时，已通知那里的几名党委委员了。他们早饭后便可赶到。

东门老汉嘴上没说，心里暗自敬服沈清川办事干练，工作抓得紧。象从前当指导员一样的利落，认真。

吃过早饭，红岛人民公社的首次党委会便开起来了。

在党委书记宣布了县委任命的委员名单后，使东门老汉大出意料的是，提出的第一个议题：公社驻地设在哪里？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对此，书记似乎早已胸有成竹。没待委员们发言，沈清川便直截了当地说明，把公社驻地建在桑树台。理由是桑树台地处柳叶岛中心，是全岛的“制高点”，东可遥望柳家沟，西可鸟瞰东门屋子。不偏不倚，便于领导。

桑树台地处岛子中心不假，是全岛最高的岭子也真。可，那是个荒芜了多年的土台子，远离大路，即使渔、农两村的老百姓来往走动，串亲，也极少有人走过。再说，荒山野岭的，既无废弃庙宇可以利用，又无闲着的房能够替代，